



經子說

雜儒

服部文庫
117
283



經子說序

蓋及周之季也官失其以執法與儀為
道上下交安不習泛然莫有損益四海
困窮不堪煩苛悲夫不識道由律呂法
與儀由琴瑟也矣抑是諸子百家之言
紛然殺錯破壞形體為荒唐之說逢蠹
出並作鉤鉤折亂湧羨無皈而此諸子之
罪也良有以哉思孟之皇張形道弗得
已之勢也錯易勢也德之與世相汚乃可

觀己苟卿他二子似矣然効尤何也古
先聖王安天下之道遂為儒家其法至
于與子：老佛之徒分庭抗則其誰之
愆與歆不四分五裂豈能得焉秦人燔
滅文章以愚黔首西戎大簡之教東漸
而有以也自此其後學者各持門戶睨
人矜研矜小學乃大儒先生稍可適從者
而法者可以照數里大燭不過逮徹夜奚獲
與日月爭光第古不墜乎余友平公以

從學松江儒臣宇惠子迪又淋又數十
年起事

大藩入新軍部以文事屬侍
兩殿日夜講習左右門子之省常謂古聖
久遠意漸乖離難不更索輒據多沙之
資取窮終之餘著經子說二十有八道豈謂
獨為左右門子乎今後人免失是曲徑邪
路之憂舉一隅以反三隅者以斯之惠偉
矣夫公熙名明號青溪東都人

天明三年癸卯重午

尾張人見泰撰



源重明書



平氏經子說序

徂來物子唱古學而天下靡然化其業
 實卓乎哉唯其業之卓各僅啓發其
 一隅耳又矯救之急也衆弊是撥而未遑
 及正其書往往如此自非紹其言述其遺
 名求其真何以得及百家之心然而世不
 憤悱於三隅撰者愈出愈悖未得其人也
 故余不自計經史子集各論其真欲解
 編於秦漢說涉於古今以及百家之正

不啻於物子之遺也獨憾身乏知己家無
 餘財不能宣布以傳焉余友平君公熙亦
 有志於此紹述物子論典籍著數十編
 秦漢古今各有歸余數請脫稿而速刻
 焉其經子說先成成則知已上梓宣布不
 啻裨益學士四方君子效而紹述所謂自
 隗始者蓋其志也余喜得其人故題其首
 天嗣癸卯之春出雲侯入東都孔平信敏撰

平信敏撰



刻經子說序

青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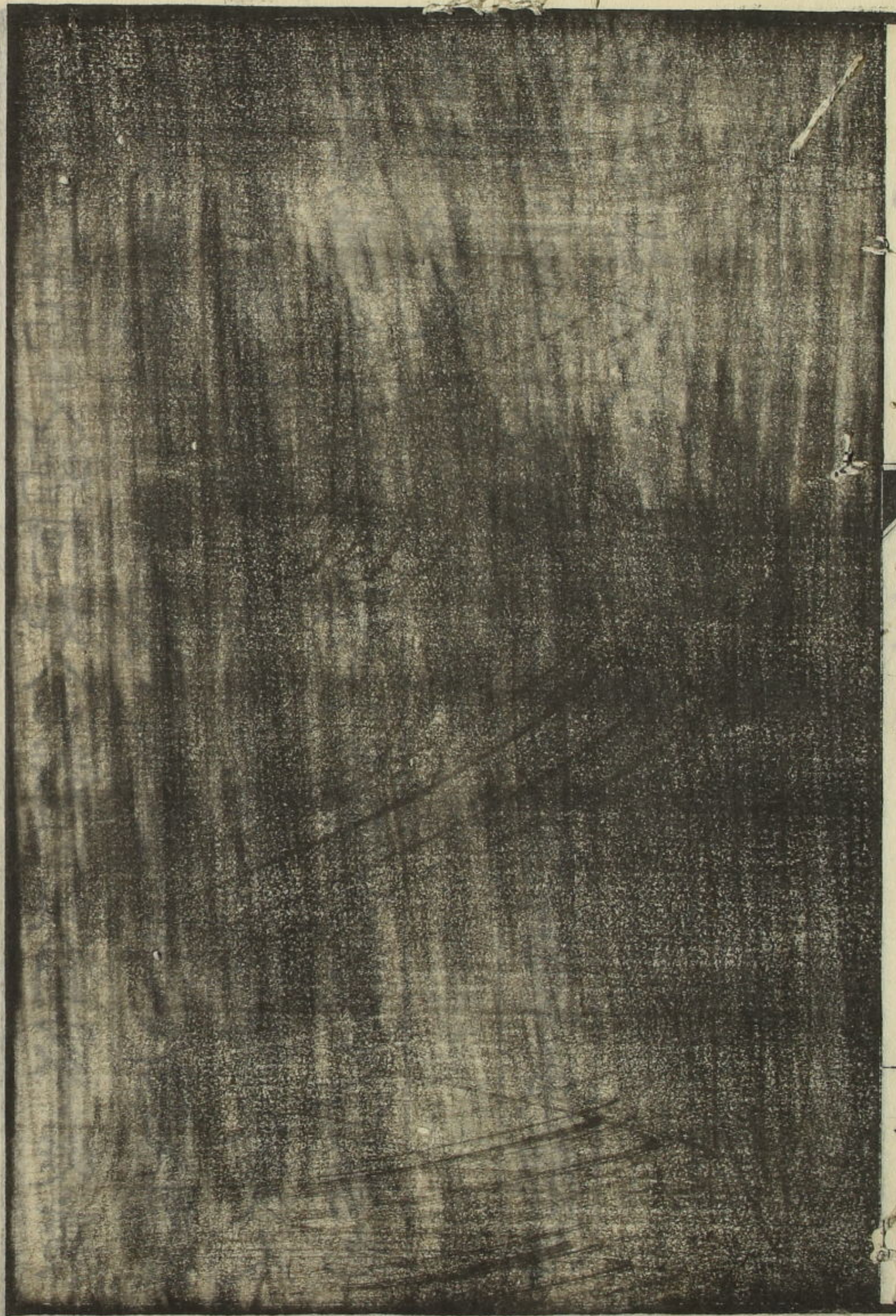
余守文學事於都邱因志與左右即官蚤
 夜校書而及所研究矣辛丑秋八月皆從
 駕而還余送而謂曰明雖愚且老矣請得
 以一言可乎皆曰見教焉曰六藝豈冊與冊
 伏見辟雖既教變為儒家者流別而為九
 散而為百竹帛相是非變言乎林之嶽矣步
 乎邯鄲解釋從而繁叅探不得其之學者
 混然務小事之選乃析秋毫之末其力

屈者至死盡矣卒不能撥之亂而訪之
古豈可不惜乎哉明管見雖不克知焉姑
效諸下射而告余所鵠那諸郎諾嘗馬端
臨輯論六經子史迨子其世無不具焉然猶
有所固執而學者或迷焉今集先儒之說
宜為稽式者錄以贈之此雖一時之摺詳略
不作異請即啓發而達其原諸郎受而去
矣屈者執稿本不孔平君求之求之讀畢
謂曰子之是摺相類余請真變准之若清

為余梓而先唱何如余辭曰此自家庭裏
之言董鈕十一耳錄之而共君子之見既深
愧也敢辭矣求之固請尋有請郎及友人
助費焉余不得已許上木因報求之曰明也
為子執爰

天明三年歲在癸卯春二月書于東都西
郭貝坂精舍平明公熙





經子說目錄

尚書

論語

家語

孝經

毛詩

爾雅

儀禮

周禮

禮記

大戴禮記

春秋

右
上編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經子說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漢書

周易

管子

六經說

墨子

晏子

莊子

老子

孟子

列子

淮南子

荀子

右下編終

經子說

經子說卷之上



尚書

尾張

平明公熙

纂輯

周以詩書禮樂為四術辨教登學者言辭之上竹帛者唯是書而已春秋之世禮樂頽廢書亦散脫孔子憂大訓之毀于後世求而集錄列自唐虞云未可知孔子之前既已幾篇孔子之集亦復幾篇孔子歿之後天下大亂秦遂並吞天下焚書坑儒設挾書之律孔子所叙之書隱矣漢興惠帝先弭之及文帝即位

經子說

卷之二

經典論
卷之二
古典復出或不能讀乃求治尚書者而得伏生鄉者
秦之焚書伏生壁藏不出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從時所行之隸
書而寫故謂之今文也後魯共王於孔氏壁中得書
科斗文字時無能知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
從隸古上竹簡是為古文以其自科斗文出也有孔
安國傳及序鄉者伏生所傳今文之書堯舜為一典
所謂孔傳之書別而為二典說者以為為二典者後
儒據王肅范甯之註文而別之然則孔傳之書不可

二典則舜典首之二十八字不宜有孔傳其有孔傳
後人錯亂傳會非其明證乎明按孔傳之書王范之
時已無全文於是王范據今文而叙然則不唯舜典
首之二十八字之傳孔序之作每傳遺闕所蓋多所
增矣方以智謂古書策以篆文寫經史籀李斯程邈
而字體愈變至東漢熹平四年立石經四部於講堂
前本碑四十六枚西行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等而後
毀矣董卓遷都載書策于舟西上罹寇沒溺僅數舩
存矣焦弱侯援梅鷟論尚書之言又援歸熙甫顛跋

云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至唐詔顏師古考定焉多所釐正既成矣悉詔諸儒議之師古輒引晉宋之遺文援據該明盼所定之書于天下而使學焉尚書轉移難讀如此至天寶中詔學士衛包更作楷書以便習讀於是俗書始雜之然則書之遇厄數也雖然古昔所傳先王之蹟唯是書而已矣考諸孔疏及師所傳故單稱曰書而

後書策增多加之尚曰尚書尚之言上也言上世之書也郝京山曰每篇之序為孔子作非也意者好事之者以為詩書是一類宜如詩有序乃采世所傳之說作為以誣孔子孔子豈作序哉孔穎達疏謂墳典周公制禮孔子之時既已雜亂因去之斷自唐虞秦始皇時李斯奏土燒詩書百家之語至漢文帝之時伏生治尚書伏生名勝為嘗秦二世博士欲召之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鼂錯往受之得二十餘篇其後人索得足之或成二十九篇其後伏生所傳三

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即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
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安國所
傳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也而孔所傳初
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
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偽造尚書凡二
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蕉弱侯亦謂漢儒偽作
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疏
又引晉書謂太保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臧曹曹
授梅頤頤遂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

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
方興獻之議者以爲安國之所註也至隋開皇二年
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者雖不列學官散
在民間得猶存焉

論語

弱侯謂漢初論語三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視魯多二
篇古論魯共王所得於孔壁中凡二十一篇科斗文
也孔安國作傳馬融註之魯人所傳曰魯論即今所
行篇次也後漢包咸周氏爲章句魏陳群王肅周生

烈為義疏何晏作集解宋邢昺為疏孔子生魯於周
季而不用遂辭去魯欲一勸諸侯復禮樂於周周遊
天下多所仕而天卒不使竭其志老而志薄蝕於是
退而與門人脩先王之道論而定之高科弟子各錄
所聞備之於忽忘蓋是篇也先王詩書禮樂之旨無
不盡鍾焉乃名之曰論語論者講論之義語者可教
之言也古者於大學有乞言合語之禮講論以為教
即斯意也而是編也始於夫子不得意乃退而論先
王之道故記者建筆曰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

遂終以知命之君子

家語

大史公載秦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
藥卜筮種樹書王肅代孔安國作其後序曰秦始皇
之時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
此說與秦令相反王既以家語為孔氏壁藏之物故
有是說家語壁藏恐不然其曰壁藏者見古文尚書
及孝經之序然二序必非出于孔安國則是說未可
信焉司馬遷之世近秦必見秦令然則家語在焚中

而亡班史收之論語下曰有二十七卷師古註曰
非今所有家語班時所有師古之世已無焉此必七
十子之末流輒所承而錄今又不可知何物今本王
肅得諸孔猛云然則此編是王所繕治非自洙泗出
也此必采論語禮記而刪說加之以道家醫家游說
之諸說是以不免玉石相駁且致矛盾亦必非王之
全書果因數人之傳會與夫先王之道歷世而所積
非若夫一曲技藝一時造而成則不能莫怪焉陳軌
謂出於孔門群弟子共相叙述未經夫子潤色者非

也

孝經

孝者六行之首人之原德教之所繇生也孔子語門
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子亦述曰孝悌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游夏相語諸弟子請益諸邦大夫來問往
徃以孝弟春秋之世學制未畢亡學者慣其教其宜
依孝而入經禮則稱孝經者非古也自後尊而稱經
今文二十八章鄭玄附註焉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
所註云孔傳與序非其真意者周秦之間天下騷然

人人無_二旦夕可聊恐子孫流落墜祖先之業顧願子
孫有孝行而不墜其家聲乃自誨之亦恐不信乃采
尚書及曲禮左氏等文設為孔子與曾參問答之辭
而以勸子弟其義或如說客辨士之所論蓋以適時
情也朱子謂自首章至庶人章是經夫子曾子問答
之言而曾氏門人記之其下則傳也前一節為經以
後一節為傳者可也夫子曾子問答而曾氏門人記
之不可也

毛詩

武王伐紂而巡守命太師誦所在之詩以觀民之風
俗廼得_二南與所在之篇什載之音樂而奏焉若又
唸誦知政之得失觀諸侯之治否如其二南或用之
邦國又具鄉學之音又為房中之樂夫詩有六義曰
風賦比興雅頌作者獲興而賦則有所比而成焉故
賦比興詩之所用風雅頌其成體也風者一國之事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故觀而知其政也雅正也天
子政教齊正其民賦而美焉而其所述自拘大小事
是以有_二大雅小雅至太平德洽乃報鬼神民述祭祀

之狀頌聲起矣學宮四術書外而屬禮詩內而屬樂人比八歲登于學者鼓儻振興於詩習之之久自然知詩之義通人情達言語而後入大學而學書迺知禮樂刑政之旨孔子之時周室衰微禮樂頽廢孔子愍其不可傳乎後刪詩為三百五篇修次自二南起以關雎為風之首命之曰周南周者地名在雍州岐山之陽文王為伯于殷所都之處也周公聖教之化自北被南國其民述文王聖德之微而美之次而所外大底后妃之德至漢廣汝濱則文王之化未嘗言

周公之事而繫之周公者因周公政教之所化其民美文王之德故繫之周公也召南者召公賢德之化亦自北而南者也召者周內之別名公奭所封既有甘棠述其德是所以次周公之事也以下所編比國之先後無傳其說周衰詩亡掌故所存亦不可知焉若其徐及吳楚則大國也宜有詩也是三國者僭稱不承天子則雖有詩不采必矣其他小國不采者無詩也至于變風變雅者王道衰殺國國異政詩人據所見美刺之此宜觀世事也司馬遷謂古詩本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煩重取三百五篇夫詩之於人事如斯乎莫所弗與焉故男女學者之務無先於詩也子夏於各詩之首輒序一句各詩之義踈通矣後於關雎之序毛公衛敬仲潤色悉言詩之義而明備也以其所受傳于曾申五傳至漢河間獻王博士毛萇始有魯申公訓故齊轅固燕韓嬰傳時已列學官毛萇作傳增附于序毛傳大行申轅韓三家之詩遂亡矣於是獻王加毛詩二字於毛所傳之詩而行焉然未得立之於學鄭玄附之箋云韓嬰所作獨存外傳班

史謂三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本義自武帝即位董仲舒對策而始興大學立學較之官所置于學之詩惟毛詩耳從後相承黷較亦皆置之夫詩者諷誦不恃竹帛雖經秦火無恙至于今矣

爾雅

自有爾雅以來字詁莫不據焉疏曰爾邇也雅正也密之曰藏遠于邇而以深厚訓之也郭景純曰周公所作刑曷作疏從之而疑於其載秦康鄭武乃謂孔子足之子夏補之叔孫通增之果何所證與郭曷皆

非也。郭威言曰：爾雅有張仲，張仲是宣王時人，爾雅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孔子叙六藝而成矣，門人從而記錄訓詁以供其臆，是此書之所以撰也。降焉漢立顯門之學，洙泗之著復興，更命為爾雅。與班史所引六藝各異其家，則其說固不同。各家秦火之後，古言熒然難知其所據者，特爾雅耳。詩家欲執之訓詁而固已，說使學者信，乃以擬周公之作耳。周公以天下為務，奚以著述為意邪？

儀禮

禮之為書三矣，周禮術數也，禮記其義也，此乃其儀也。相須觀先王之道焉。斯本十有二篇，後別為十七篇。古人於傳聞之儀，陳其細碎而莫遺，適得十有二篇耳，非殘缺也。古者教人書之，他不待竹帛，而況儀乎？十二篇猶為多焉。郝京山謂是非盡先王之舊矣。後儒纂述舊聞，雜以歷代儀註，蒼葦成書，舉其一篇十七篇，皆可矣。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矣。余按此每篇文物之夥，周遷之久，雖殷富之國，強有

力之士恐咸不能堪矣故斯禮家自得塲與記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蓋十七篇之要在斯矣夫禮者在國而已故社稷亡則禮從而隱周衰其禮殺秦起周禮亡雖此不能全傳也冀可觀先王之風也

周禮

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清復之曰周官周官一篇置尚書彼為周公之所詔郝謂此本于尚

書周官而所作可以論周代之禮也矣周禮六官非尚書之六官也夫尚書周官未嘗分天地四時又未嘗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也此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其人凡七萬有奇其事瑣碎拘泥煩復騷擾王朝可日食十萬雖天下之廣恐當難給且一一按法用人民可能堪邪此全似管子內政而雜以刑名功利欲使人主安富尊榮是殆六國之處士縱橫之學乎其辭氣矯然先秦戰國風調也世儒以為闕冬官是以加考工記充冬官非也司空之官屬已散之五官何

散冬官分布于五官乎。惟冬無事，萬物冬藏，故爲司空。唐虞司空總百官，即古之冢宰也。殷猶五官，此象五行也。明按其理，或然其佐天地四時之官，稱之比空則可也。空乎不可有物也。周之典司亦當五官。曲禮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曲禮所言即是周典。既不曰六官而曰五官，則與此周官異也。鄭執周官註曲禮五官曰：殷時之制也。余不信焉。周官之冢宰掌邦治，總百官均四海，則天下之事坐而可運之，不待屬官也。故卿六而其有

屬者五，乃曰五官也。而五官未嘗涉五行，五行雖見洪範，未嘗普配爲普配之者。自漢儒出冢宰屬官，未嘗分布五官，何也。冢宰如此至貴，周公所任，豈比五卿哉。先儒以爲周禮之書周公作之，非也。此亦將使學者信乃假周公耳。聖人施道而治天下，不持法而御天下，周公之道即堯舜之道。孔子之所述也。豈如周官所立乎哉。郝又曰：其術歸于富強而機謀主於隱密。管子所以霸齊，商君所以強秦，皆是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明按戰國之

士見久亂不治心懷憤不能為時適有收國地持威
 權者亦未知統一之而永其世之術旁觀不堪技癢
 乃据尚書周官作之漢文帝時有据周官作王制一
 篇以進王之者時已雖希治安之術然未嘗進此篇
 時非土地狹於周非人衆寡於周亦非漢家自有法
 不做古而治何也無用是制意者是制茫漾廓落其
 大不可用也故古來采法于此猶探璧於崑崗擇其
 佳者耳

禮記

禮之所傳因傳聞譬猶如河出自崑崙受百川而達
 得無東西南北之異乎要之制作之餘論在三千三
 百中古稱禮經三百曲禮三千正經三百動儀三千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審此諸文
 當時制作之稱辭之轉也蓋其謂三百者記官府職
 掌也三千者委曲外降進退之節也非全盈其數此
 其大數也郝謂但禮家言雜而多端子思公孫尼子
 荀子之徒譔焉相承師說言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
 有不可知者其有不知存而弗論若牽強附合失之

愈遠明按漢河間王掘然募遺書於天下而索先王之禮法民抱遺編殘牘而到者多鳩至一百三十篇是後學所記也宣帝之季戴聖刪大戴之禮爲四十六篇是斯小戴記也而後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爲四十九篇鄭玄秉業作之註并及儀禮周禮方其時故書或伏未出是以不能畢校焉初成哀之間劉子政荐校書校禮而爲二百十四篇時方王莽之權熾炎德將熄子政心急救之乃舍儀器而特講義冀一回復漢室以故或多所私由是學者專講義義

理之訓遂孤行左圖之學黜退矣禮益毀矣光武英材死灰復燃然而郡縣天下則不足復用儀器儀器之學減損不反自後企望鄭玄不可知者半也世儒謂禮樂之記游夏作不察之甚也張燧謂記戴勝馬融所作即儀禮之傳疏也是亦一說

大戴禮記

河間王募而所得言禮者一百三十篇獻王獻之於天子後劉向考校之其後有增合成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即是記也此德

與從兄子聖共受后蒼然其所傳有少異今邠所傳三十八篇與小戴差異南宋韓元吉在淳熙二年而序之其家所藏范太史家一本云曰哀公問投壺篇與小戴無甚異禮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與祭義相似勸學禮三本見荀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是非獨聖函莽馬復擾之乎

春秋

儒家聞春秋孔子筆削之而純意尊敬之愛及左氏傳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若左氏傳當國者不

可不讀春秋若左氏傳蓋效公孫弘封侯等事乎遂以為聖人之道存于斯中焉欲披砂拾璧也勞矣晉之乘楚之檣杪魯之春秋一也春秋得孔子而傳而孔子所據之舊史無聞與晉楚之史既為烏有乎杜預謂仲尼因魯史策書作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意者杜序必非孔子之意蓋孔子之筆削焉者歎周道之衰因露微意於斯也未見如杜序所言故郝謂仲尼據左丘明之史撰春秋寄憂亂之情故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而其丘明之真史已亡惟夫子之筆削有焉最為明顯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閱卷知其為亂蹟而世儒以為隱諱之文何與子曰吾人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論以褒貶而底本壞子云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合以字例而格局壞子云予欲無言天何言哉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為深文陰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荊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為夷狄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也又曰司馬遷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脩怨雪憤之書孔

子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嗟乎又太甚
 子曰惡居下流而誦上者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故子路一言過任夫子
 哂之況以匹夫行天子之事是何異乎竊簡牘而寫
 法律也如世儒之說春秋是為奸雄之走狗耳余意
 者夫子如斯姦儉巧佞春秋何足重焉世儒不能讀
 春秋強附高妙精微之義至使一切不通子夏不云
 乎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是其
 定案耳故孟子曰亂臣賊子懼立經子說上篇終

經子說卷之下

尾張

平明公熙對纂輯

左氏傳

今之左氏傳東漢之時漸布於天下云元凱謂春秋
 者孔子因魯史策書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
 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以一字褒貶左丘明
 受諸仲尼或先經或後經為傳凡發傳之體有三為
 例之情有五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
 倫之紀備矣妄矣孔子筆削之意自憂憤起於是不

隱亂臣賊子、姪女妄人、明其事跡、傷亂之深也。傳遂解釋、不避不經之言、直書而應原篇、豈得云爲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哉。是其矯直而取曲影者也。孔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丘明爲孔子之先輩弗疑也。故夫子慕之，乃有是言已。然則丘明受春秋於孔子而作傳者，誣矣。程子謂丘明魯史古之聞人也。左氏傳丘明不作也。意者孔子所據丘明真史不傳，則云魯史者，惟名存而已矣。後取今所存之物，誣丘明者，因無真史也。此恐周秦間之人錄

傳聞附註春秋，聊以爲談柄耳，亦非自僞擬丘明而作之。後人誣題左氏傳，欲使信于世也。鄭夾漈謂楚人所作，郝京山謂晉人所作，未可知焉。今試舉一曰：其載卜筮九，其距年二百，右人代右法一般，並如織，恐其占不傳，作者擬之附會者已。後人作之之證，此類也。雖然其所集周禮陵遲，君子稱古之狀爲詳，意者造之者好勇守義之性，在周末造之數千歲之下，莫不供士君子之博聞乎。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誠矣乎。方以智以夾漈之說爲是，蓋取于音聲

公羊傳穀梁傳

戰國之世諸侯相攻伐欲得奇策而戰勝公羊高執
 春秋亂蹟膚淺設為問答務入俗耳果為時君所喜
 可謂縱橫之魁首譚天之學先儒謂比之左氏踈罅
 鹵莽也穀梁亦倣公羊口傳相授其訛差多二傳並
 背筆削之意范甯曰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
 而婉其失也短公羊高齊人卜子夏門人也在戰國
 之始穀梁漢人以經生聞不審鄉里名字正義譌為
 子夏門人名赤云

八國語

韋昭宋庠並為丘明作考諸他書未有明證韋宋以
 班志收之春秋家云爾是類孔文舉與曹公書之意
 左氏傳猶未審作者況得知此造於誰氏乎雖曰劉
 光祿考校焉實自魏晉而行註解自韋昭始時人猶
 未信為柳子厚所非是亦成於西漢乎采言於左氏
 多所敷衍若晉獻公殺申生一章傳之語不競襲取
 而飾之甚明備矣年次差汚則有所省悛如此後有
 著檀弓一篇者又載此事亦就二傳而淘汰之文辭

簡易義理益周其作愈後也左氏傳主事此與檀弓主辭者也其賢臣論道之言則昭顯矣

戰國策

王元美曰不知何人所述矣據序劉向校定之是前秦紀事之書光祿以為戰國策者記戰國籌策之事故以策名焉非也簡之連編曰策策者呼其物也而其言詐謀譎誑時運為然後來經生以非道德之言置而弗論或怪司馬遷采入鮑彪以為國史家流也

史記

司馬遷初從伏生受尚書年十三父談使乘傳巡天下求古諸侯史記談以為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乃於易儒墨法道德必取其要且私信道德之教遷嘗薦李陵陵降匈奴遷坐之被刑固欲為國家一言身卒不能為廼曰人皆有意所鬱結而不得通宜述事思來者且紹父之意謂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間意在斯乎遂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是時除挾書之律不日得書之路未弘是以所見

之故書或闕然猶縱橫揮毫駸駸獨步言主雅而不
必史伸意於武帝本紀武帝有耻焚而消言他日褚
少孫有補綴之反見畫蛇添足

漢書

鄭夾漈曰固無學術專事剽竊自高祖至武帝凡六
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
於賈逵劉歆復不為耻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
自為書也幾希徃徃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強立
之差等耳後來史家不能測淺深棄遷而用固遷於

固如龍之於猪決非其人葛洪曰洪家世有劉子駿
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
先父傳之歆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無
宗本按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是非
特鄭嗤鄙之當時已有是詬後世以全史見喜者以
其始成而守體裁乎

周易

易之為書余未審焉周禮大卜有三易之名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謂連山者神農之代號歸

藏者黃帝之代號周易周者地名文王都於岐陽其
作易之時正在美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也故題周別
於殷也余未聞其實然乎否孔子修六藝之次不及
易第論語所稱恒九三辭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夫子之所欲學不知其何若司馬遷曰孔子讀易
韋編三絕遂曰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後儒定稱十翼
其言玉石豈夫子作哉歐陽脩曰十翼非孔子之作
蓋其有所見張燧謂易本卜筮之書後之儒者知誦
十翼而不能曉占法郝京山甚信易分附之屬文王

周公孔子今覺其不合余竊知易君子之明焉

六經說

周迨至東遷辟雍澤宮庠序之教廢置至於孔子
叙書刪詩與門弟子論說六藝焉於是天下學士
大夫博學道古莫如魯國諸生至於戰國七十子
之門人各相傳習人人異其說洙泗所定方策爲
所混淆秦皇李斯一舉而昇之炎火且設挾書之
律民不能持書冊漢興將復之古而求知者所召
儒生所識鮮矣文帝襲秦置博士員其後河間獻

王募索得書編曩時混淆可致疑者或擬壁中之藏或為塚中之物真贗雜厯參揉不可分作者與骨朽俗相代於前無能知者則不能復古列其所獲之為古者而立五經此五種之書以載聖人之言尊之稱經經者謂聖人之教喻橫為緯縱為經之義故六藝文之謂六經其有文者唯書與六德六行并之為三物三物總聖人之教孔子所使錄之言聖人之教故統名焉曰六藝司馬遷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即是義也顏師古等謂

書亦藝殘缺莫觀全文書他皆儀豈有文哉嗟乎弗

思耳

管子

太史公著傳詳管仲事按古之當國者未必有記錄此編若甚儲侍非親撰也管仲先於孔子一百餘年孔子與門人始錄六藝是時必不得不訪文書七十子未及管子之言可不怪乎恐此好事者攬摭於諸書而所造語勢必非春秋間之調管仲治齊有四維四順之法云維順設張斷長續短唯與世相適而富

強久長其國而已拘儒以為管仲不云禮樂傳會於國故貴法疎德不合聖人之道乃命為法家諸侯治國承時王之制而已何別議禮樂邪

晏子

晏平仲後於管子一百餘年矣劉向謂其六篇為平仲書也非也其書載平仲為子孫為書鑿楛而置焉平仲屢不遇後人以為怨焉乃傳會此事與編中頗記君之過夫君有過臣宜諫之然錄而遺辱於後昆甚非臣下之禮語不云乎君辱則臣死而況揚君之

過乎晏子豈有是事乎哉此編是後人纂輯非所親為作者豈就雜家而采者乎

墨子

方以智引老之正言若反之語以揚墨類焉以公孫龍為其流未必然墨子以兼愛要法同於天下矣冀反治乎唐虞利用厚生墨取之棲徑時未有目焉將使奉法而同矣天下同焉是兼愛行之時也孟子陽關揚墨繼子思之意述孔子之教多駟不及舌者學者倣吠而不讀墨物子謂兼愛近於吾儒矣是古昔

所以並稱孔墨也。後來其徒筆之分章定目，從而騰
寫者，或相謬誤，或簡策扞駁，於今難讀。恐戰國之未
造，余嘗持是說，叩孔平求之。其管墨說一篇，執而示
余，特粲然分明。今取之備其說。
管墨說曰：古人尊行事，故未撰書。垂教唯典誥誓盟
邦志諸語，其事罷而藏之於府。後人或讀其書，是行
事之用，非垂教也。撰書垂教，始自先尼。亦獲取詩、
叙書，專仍其舊，皆時俗使然也。唯削春秋，雖曰仍舊，或
有後世之微。故先秦著書，大率曰春秋，效其原也。晏

呂可見矣。如吳越楚漢，亦猶若國語國策，皆謂其書，
非謂史記也。漢魏以下，命名曰乘矣。黃農堯舜文武
周公老鬻管晏左氏以上，其人豈有書哉？先尼不得
位於時，欲垂教於後，故有其書。管子用於齊，終其身
晏子雖不得志，亦為大夫，各從其政，何事垂教？其無
書也，亦必矣。假令當時有其俗，管晏已從政，何遑及
於撰著？且先尼訪古，不可不讀，而未嘗讀焉，其無書
也，倍明矣。余見其為書，龐雜不一，然其要管子法家
晏子墨家，其言儼然可徵焉。據史遷所傳，以考其情

勢則商君墨子不蹈其迹各得其心爲一儒家故有其書既悉于二三界譏商君法刑墨子仁儉是其所救時也推之於古以求其類則管子近乎法刑晏子專乎仁儉其徒欲推類假古人以飾吾術乃述管晏遺事附會以各家之言也其書叙事議論不一或史或子殆無特操豈不然哉是管晏所以當時無其書而後世有其書矣故讀其書以求商墨可也以求管晏不可也名物之異雖沿習日遠千載何無分別墨子之書不傳也世所傳墨子者其徒各演師說之言

後人蓋合爲一編矣累複重雜世苦難讀余探遺言於其中以復墨子之書整次其衆雜分爲數編於是千載缺典各見而其義始明數家坦坦無復難讀者要之數家演說各事曉喻死長之文蓋先秦俚言矣博文約禮文辭亦然其歷馬騷莊呂檀曲庸老外於左氏入於六經不可不由數家不啻視道德之變也何況矯近世欠接續之弊乎千載之遠亦何不論次夫道德之反正孝學老庸商墨爲最首文辭登高數家爲鼻邇管晏墨子可不讀乎然而世不省悲乎哉

老子
李聃嘗為周柱下史善達禮樂之旨故孔子往而問禮方其時也周室衰微而道不行其無恙者當天道已天者無可物斥故以虛無立言著一篇文深嘆周道之廢孺子泣乎先王乃辭而去歸鄉為三老故後人稱老子斯一篇則其激辭非道也自道士徒造神仙之道以此編為長生之教乃始有其乘青牛出自函關執其書授尹喜卒不知所適之言史記所載亦相類司馬遷則記傳聞耳灑水字先生曰老子之書

其坤道乎順乎退而自為是所以為韓非取也通雅載老子出於管子之說非也若變雅成章離騷成編

莊子

莊周與孟軻同世依子夏氏而學焉奉孔子所傳欲一行焉偶遇罷弊之世家貧不能為依老聃之言傷天下之至不分是非夫無是非則是非惟一是非惟一乎旁礴混同亡所可據於是論齊物萬物齊者即無是非也雖然恐世人誣詭幻怪已而不得曉故先起之以逍遙遊附之以養生人間凡五篇此皆寓言

蓋有所諱也。方以智謂寓實始于易，然周非依易。後人有擬作而附之後，題曰雜篇，淺狹不能比周，亦激于世，聊遺思耳。故亦說也，非道也。

大列子

劉向序謂列子者，鄭人與繆公同時。張湛序曰：大歸同於老莊，徃徃與佛經相參。先儒曰：列子八篇，後人僞作也。其人必無有焉。按作者創意於莊，所設之禦寇、史記、傳老莊而不載列子，太史父子之世，此作未出也。然則劉向序亦出于僞作。夫老子撰文以無為

天之母，莊子上一層自其母之母作列子者，又上一層而立說，則處高祖王母辭與親盡矣。雖有作者不能復象焉。

孟子

甲於戰國者，游說之諸子也。孟軻儒者，又好辯如說士，自演三代之道，近憲章孔子之言，而以干諸侯。其書七篇，我聞之，字氏時百家全涌，極口譏聖人。孟子奮然與之爭先王之道，降而為儒家者流。漢立之學，及唐韓愈推尊之後，世遂與論語並稱，何其肆也。私

淑諸人而不言所師其不受于子思者審也時距孔子不甚遠微言大義之存于世者不尠因而務儒家以見孔子之道可謂踰勝於百家也然與百家爭辯者雖曰時俗蓋孟子之過矣七篇皆稱孟子其非自著審矣第其書主言之者也不主行之者也信乎

荀子

荀子全篇爲其親著矣司馬遷之書孟荀同傳以其倫之相爲兄弟也荀卿仕齊襄王三爲祭酒同僚嫉木而構讒王王聽之荀卿愧其見危自潔而去遂適

楚仕爲蘭陵令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鄙儒小拘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聞之曰唐韓愈著讀荀子尊孟子而輕荀子其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自後學者尊孟子而卑荀子棄而無讀焉次孟而近焉者爲荀而論其義則洙泗之言然文至孟則衰荀乃楚也而業胎漢夷攷其旨二子皆戰國說士也又聞諸侯以兵爭而先王之天下裂矣百家爭言而先王之道裂矣意者孟荀應爲之魁耳灑水先生曰

諸子之誤多據於黃老之旨孟荀純意贊成孔子之教是所以出於諸子乎

淮南子

淮南鴻烈劉安所親撰也其說在前識而豫防焉是以先儒屬於老莊稱曰挾風霜之氣蓋前驅於馬卿那而躬以悖逆無道而斃大不諧所撰將何拙乎是亦一篇文辭也已佗諸子之著不少或又有偽造物要之其言各一家之說不足以累大道真質不白亦不足為憾矣故斯措而弗論也若其每篇同異說已

備別錄今皆不戴于此



經子兌

卷之六

二十七

經子說下篇終

尚書同異

毛詩同異

老子同異

右嗣出

江都書林

小林新兵衛

北奧甚助

天明三癸卯年

